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三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為政　知禮

為政

自周室東遷諸侯為政咸保世以傳祚必得士而乃昌焉故其霸者之佐乘時間出為國以盡慮居位而不懈斟酌政典講求治道制禮俗之法定兵賦之度修職秩

之序搜遺滯之雋明刑賞之訓申儆備之畧謹賔聘之儀翦寇盜之戾恤鰥窮之戚振威讓之令由是綱目咸舉而執物以甄國以富强民斯嘉靖覲其總庶績之要治千乘之邦裁成物宜導揚官業彞倫克叙而不紊成憲遵行而可久非夫包兼濟之術極惟幾之慮者疇克以奮庸而垂裕哉

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弗飾價男女行者别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

者不求有司有司常共其職容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初魯有沈猶氏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

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

人受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于君者也使其待命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之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為四馬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大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于水出用為濟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桓子

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稾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稾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逼

趙盾晉大夫宣子也初晉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令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常為

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趙盾謚制其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辟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契券也治舊洿治理洿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修廢官出淹滯拔賢能也旣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隨會晉大夫范武子也會聘于周王饗之餚烝會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曰子弗聞乎親戚宴饗則有餚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

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也稱舉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位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魏絳晉大夫也初晉會諸侯伐鄭諸侯皆不欲戰乃許成楚子伐鄭楚莊王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

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二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趙武晉大夫也代范匄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

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初齊人成郲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魯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武為政乃卒治之武言于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

類也言如此宜見討類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

叔向為晉太傅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上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為卒為田一百頃也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

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韋藩蕁蔽前後木楗木擔惟其庸功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蕁尺之祿無大績于民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樂喜宋大夫也初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典政樂喜子罕也為正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也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屋塗之陳畚挶具綆缶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盆罌之屬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

繕守備廵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也刑器刑書也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太宰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二師令四卿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四卿大夫

享祀也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子皮鄭大夫也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

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國僑字子產為鄭大夫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章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夫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踣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奢侈者畏法故蓄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

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一曰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公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又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之獎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
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
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
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公十一年
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喪于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已為蠆尾謂子
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也子
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不

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逸詩也子產自以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遷移也鄭定公六年五月鄭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于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也使公孫登從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于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商成公儆

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為祭處于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也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財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會市使行人告于諸侯七月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乃

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而女也毀女所向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

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寛難難治也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于雈苻之澤雈苻澤名於澤内刼人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雈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

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于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寛也 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以謹無良謹勑慎也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從也遏止也憯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予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 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强也絿急也 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也遒聚也 和之至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濵通貨積財富國强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順權衡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于諸侯

蔿掩為楚司馬蔿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數甲兵閱數之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别也絶高曰京大阜曰陵别之以為冢墓之地

表淳鹵淳鹵塉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也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牧隰臯隰臯爪岸下隰為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畒畒百為夫九夫為井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籍馬齒疏其毛色歲籍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兵步卒甲楯之數使器楯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

孫叔敖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秉多

水時而出村竹各得其所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後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好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

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莊王十五年叔敖城沂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先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之具平版榦榦楨也稱畚築稱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主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言叔敖之能使民也

吴起相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闘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説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

申不害為韓昭侯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强無侵韓者

衛鞅為秦左庶長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罸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陪其賦有軍功者

各以率律音受上爵為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牧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

國之民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趍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宫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

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

知禮

禮者國之幹也身之文也於人之若麴糵在治之由粉澤降自中古下逮列國承商因之制增周監之文故有家陪之臣禮義是習辨尊卑之序達升降之節別會盟

之等詳贈勞之規或辭享於王朝徹加於鄰國避湛露之賦歸宰旅之司致三肅以惟恭薦六儀而靡忒宜乎寵以文路賜之州田享昌阜之祥加好貨之數傳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斯之謂歟

韓厥為晉大夫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魯成公二年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及之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意乃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

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避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之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之從君俱還齊侯以逢丑父故獲免丑父齊臣與公易位故韓厥獲丑父也其後晉侯享齊侯魯成公二年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郤至為晉大夫鄢陵之戰魯成公十六年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遇王卒賈逵云一染曰韎鄭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韎齊也韋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

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為縓跗注兵服也自腰以下注于跗也見王必下奔下下車奔走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名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事戎事殷中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傷恐其傷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脫冑為障耳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拜肅拜者下手至地也君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也

韓宣子為晉大夫聘于周魯襄公二十六年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惟韓起不失舊

趙文子為晉大夫楚屈建卒魯哀公二十八年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公孫段為鄭大夫鄭伯如晉魯昭公三年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以胙

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伯石段字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禄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汰驕也

女叔齊為晉大夫魯昭公如晉五年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

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齊於是知禮

趙孟為晉大夫越圍吳魯哀公二十年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也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黄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

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之也乃往先造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

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皇武子為鄭卿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魯僖公二十四年）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子產為鄭大夫鄭簡公卒（魯昭公十二年）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族）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

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遷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堋堋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是歲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

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

季孫宿為魯大夫如晉魯昭公六年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于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常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為罪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叔孫武叔為魯大夫從哀公會吳子伐齊魯哀公十一年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也曰而事何也問其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子也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

縣子為魯大夫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常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其不外交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弗哭焉得而勿哭言時君弱臣強政在

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激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

甯武子為衛大夫聘於魯魯文公四年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

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命天子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戾罪也

合左師為宋大夫楚子合諸侯于申魯昭公四年使問禮於左師與鄭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言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

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稱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管仲為齊大夫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魯僖公十二年平和也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公二十二年高傒始見經僖公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莊子不知當今誰世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

故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勲美徳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國莊子為齊大夫聘于魯魯莊公三十三年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于事也

穆叔為魯大夫齊人城郟穆叔如周魯襄公二十四年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乘車之總名

商陽為楚工尹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射之斃死韔弓不忍復射斃死人死也韔韜也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掩其目不忍視之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十八

册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忠義

夫珪璋之德投烈火而辨松栢之姿涉歲寒而顯忠臣之志因危難而覩義士之操遇顛沛而彰當夫周道衰微諸侯立政既有内患且多外虞茍或失人何以為國乃有眾家陪之列當囏阸之會秉大節仗明誠不以利

回不以威奪臨鈇鉞而靡懼隳肝膽而無悔或身狥於社稷或功濟於邦家雖成敗有殊而蹈死無異故可書之竹帛賁其封樹聳觀於千載伸勸於多士焉

徒人費齊人也齊襄公以魯桓十八年殺公子彭生魯莊公八年齊連稱管至父謀作亂冬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從者見是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

誅責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刦而束之費曰我也奚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鬬死賊入殺孟陽於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

仇牧宋大夫也魯莊公十二年宋長萬摶閔公絕其脰牧聞難而至遇萬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擬仇牧而殺之齒著乎門闔

鬻拳楚大閽也魯莊公十九年春巴人伐楚楚子禦之

大敗于津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黃嬴姓國今弋陽縣敗黃師于踖陵踖陵黃地還及湫有疾湫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夏六月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彊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言愛君明非法也楚文王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也

季友魯公子也魯莊公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

鬬穀於菟為令尹申公鬬般殺子元申楚縣也令尹自毀其

家以紓楚國之難

弘演一作寅衛懿公之臣也受命而使未及反魯閔公二年翟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不若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左傳曰狄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潰而皆去翟人至追及懿公于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納懿公之

肝乃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于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狥其君非徒狥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絶可謂有大功者矣

荀息晉大夫也魯僖公九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荀息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

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偶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猜疑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勿忠于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

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叔詹鄭大夫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未候微蔽薄迫也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弗聽請殺之弗聽公子反國是為文公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曰與我詹而師還詹叔詹伯也詹請往鄭

伯不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欲盡辭而死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命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使復國而得志於諸侯禍不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命乃不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侯孺曹伯之豎（豎掌通內外者）魯僖公二十八年晉執曹伯晉侯有疾（晉侯文公也）侯孺貨筮史（史晉史）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故）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之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説復曹伯

甯俞衛大夫也初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

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
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傅
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于王庭各不身親蓋
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
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為囚室甯
子職納槖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任槖衣之槖饘糜也言其忠志所慮者深
也魯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
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衛侯不死俞視衛侯衣食
故得知之

弦高鄭商人也魯僖公三十三年春秦使孟明西乞白乙侵鄭及滑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于人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若敖克黄令尹子文之孫為楚箴尹魯宣公四年楚子文卒子越將攻王戰于臯滸遂滅若敖氏克黄使於齊還及宋

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解揚晉大夫魯宣公十五年楚圍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

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成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言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隕隕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福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也

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魯成公二年六月齊侯與晉師

戰于鞌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韓厥執縶馬前（韓厥晉中軍司馬縶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禮）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

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

子叔聲伯魯大夫也成公十六年秋公會諸侯於沙隨初宣伯叔孫僑如通於穆姜穆姜成公之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孫鉏趨過二公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申勑宮備設守而後行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

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

蔑孟獻子也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二矣魯不二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侯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于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之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也亡而為讎治之

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由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二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韓厥晉大夫韓獻子也魯成公十七年晉厲公既殺三郤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

子駟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避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謂鄢陵之戰晉人射楚王中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己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也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國事子駟為政為政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也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公子貞字子囊楚令尹也魯襄公十四年子囊還自伐

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一云荊人與吳人將戰荊師寡吳師衆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若敗王師辱王名虧壞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于王而遁至于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主將者皆依不利之名而赦臣遁若是則荊國終為天下笑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可

賈獲陳大夫魯襄公二十五年鄭伐陳陳侯扶其太子

偃師奔墓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别）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祝佗父齊大夫魯襄公二十五年五月崔杼弒莊公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别廟）至復命不脫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

申蒯齊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崔杼之亂蒯退謂其宰曰爾以孥免（孥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反死君之）義與之偕死（一曰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及門門者止之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與門者以示崔杼崔

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拔劍呼天闘殺七列未及崔子二列而死之

陳不占齊人也崔氏之亂不占聞君之難將赴之比去飡則失匕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之益乎不占曰死君之義公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闘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矣

申鮮虞齊莊公近臣也崔氏之亂鮮虞奔魯僕賃于野以喪莊公

袁克陳侯嬖人之貴者魯昭公八年四月陳侯溺卒九

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也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言十一月誤也克殺馬毀玉以葬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楚人将殺之請寘之寘馬玉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為楚臣也

夙沙釐鼓子之臣也魯昭公十五年晉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

矣爾正事君吾定而爵禄對曰臣委質于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貳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申亥楚芋尹無宇之子也魯昭公十三年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也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為沿順漢水南至鄢）申亥曰

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

厨人濮宋人也魯昭公二十一年宋華氏之亂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華登敗宋師宋公欲出出奔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狥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衆從之公自陽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雎陽正東門名陽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

曰得華登吳遂敗華氏於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諸梁楚葉公也楚令尹子西將召白公葉公止之不從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棄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王孫由于楚大夫魯定公四年吳伐楚入郢楚昭王濟江入于夢中入于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由

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絶子西楚令尹也吳伐楚楚昭王奔隨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車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則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之人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築城於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鄖公辛楚鬬辛也吳伐楚楚敗鄖公辛之弟懷将弒昭王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也昭公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惟仁者能之言不辟强陵弱違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弒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子期楚昭王兄公子結也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僻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一人楚王也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

申包胥楚人也吳敗楚兵于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于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以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之求無饜滅楚則西與君接竟若鄰于君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茅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依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

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兵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矣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

棼冒勃蘇楚人也吳入郢棼冒勃蘇嬴糧潛行十日而薄秦朝鶴立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告水漿不入於口秦王聞而走之冠劍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於是秦救楚退吳師復楚

茅夷鴻邾大夫也季康子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邾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也）曰魯弱晉而遠吳憑恃其衆（憑依也）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也）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

也若夏盟於鄫衍鄫衍即鄫也秋而背之成求其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屬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明年吳伐魯

子閭楚公子也魯哀公六年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

啟中子西結子期啟子閭皆昭王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也

公山不狃魯人奔吳魯哀公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否輒亦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

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

孔子魯人也哀公十四年齊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常弑其君請討之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謂三卿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在故復往告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哀公十五年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

玉也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吾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也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也成子曰善哉

吾不蚤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

慶忌吳公子也魯哀公二十年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城北餘子由基者魯人也佛肸以中牟縣叛設禄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由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由基之義軒冕在前非義不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肸止之趙簡子

屠中年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由基為始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受中年之功則中年之士終身慙矣遂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申鳴者楚士也治園以養其母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捨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其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

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士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去父事君得無死於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者也子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孝子

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百斤金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莊善楚人也惠王有白公之難莊善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謂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

曰懼曰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屈盧楚人也楚白公勝將殺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復拔劍而屬之于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難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

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

石他人齊人也陳恒弒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即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必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子淵捷齊人也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之子淵捷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倍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孔伋字子思孔子孫也居於衛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王孫賈乃

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王蠋齊畫邑人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燕之初入齊聞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

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于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之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縮高秦安陵人其子為管守魏攻管不下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使道使者至謂縮高曰將使高為將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宗人大笑也見臣而

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殺父臣弒君有恒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

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之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樂毅為燕將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在於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燕昭王後嗣乎

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也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朕為虜何為不憂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

原君遂從之得敢死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申公子培荊大夫也荊莊哀王獵於雲夢荊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令在南郡華容縣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申公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殺隨兕者凶故劫奪王受殃也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培也左右大夫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王

察之也子培之賢百倍于人必有所為也故願王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代王殺隨兕故死也荆與晉師戰于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克晉負故曰大勝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培之弟請賞于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也於車下于王車下奪王隨兕所以代王死臣之兄是有功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王犯奪隨兕是代君受死亡之疾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古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古記古書也三月必死故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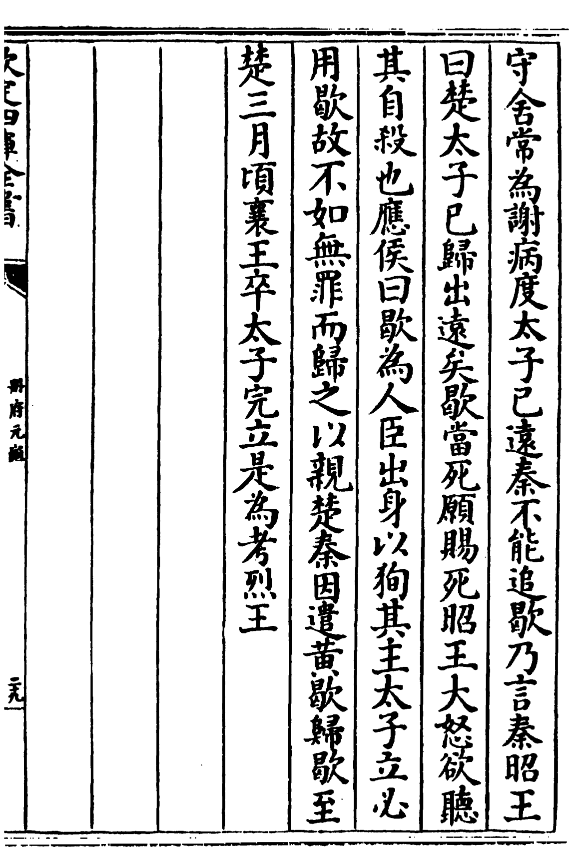
出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王爭隨兕而奪王也故也

伏其罪而死罪殃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古記果字

乃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賞子培之地

黃歇楚人事頃襄王頃襄王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

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絶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黄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立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黄歇



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狥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黄歇歸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九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規諷

百王以下皆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至於瞽史百工亦得獻規而納誨矧内祭家陪之列居卿佐之任者乎春秋之世逮於戰國其間挺公正之操懐忠讜之節或引經據古援事取譬弼違箴闕以貢乎讜言拂心逆耳

以救乎失德非惟官守言責之使然也至或農夫漁者樂正膳宰亦能有犯無隱罄其誠心原乎進不圖寵動非徼福以愛君利國為念雖蒙恥觸禍而靡憚自非蹇蹇匪躬之子坦坦履道之士亦惡能及是者哉故獻可替否所以濟其美改過從善所以成其德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蓋神明之介福焉

石碏為衛大夫衛莊公夫人無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

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而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如此言少也降其身則必憾憾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于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臧僖伯魯大夫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祀與戎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

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俎祭宗廟之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事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總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公子佗陳桓公弟五父也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陳侯不

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

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也魯桓公取郜大鼎於宋納于太廟宋華督弑殤公以郜大鼎賂魯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淨之稱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衮冕黻珽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帶

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也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者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若斧形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鍚鸞和鈴昭其聲也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

(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炤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置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

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季梁隨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侈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鬬伯比曰以為後圖

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 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言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 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 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 是以聖

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潔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

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曹劌為魯大夫魯莊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壹相朝也王謂王事天子也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終畢講習班次也謂朝畢則習禮於相朝也

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也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太公齊始祖太公望君為是舉而往觀之舉舉動也非故業也業事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周語曰土方脉發社者助時祈福為農始收攟而烝納要也攟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祀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孟冬祀于天宗大祀公社及門閭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衆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君命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先公先君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事職事也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

觀不聽遂如齊一云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庭諸侯有王王有廵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故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御孫慶為魯掌匠大夫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莊公娶于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于廟故丹柱刻榱以誇之也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湯武周公太公遺後人之法令先君儉而君侈之先君桓公令德替矣替滅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之意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

故曰庶可以已乎已止公弗聽一云莊公丹桓宮之楹又刻桓宮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獸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以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也修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夏父展魯宗人也宗人宗伯主男女贄幣之禮哀姜至公使大夫宗

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覿見也見夫人也用幣與大夫同贄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為故事展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順于禮則書為故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從有司後行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栗取敬栗虔敬也曲禮婦人之贄脯脩棗栗也男則玉帛禽獸以章物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騖工商執雞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管仲為齊大夫齊桓公會魯莊公于柯魯莊公十三年曹沬刼盟桓公桓公乃許盡歸魯之地既而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沬三戰所亡地盡復于魯桓公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擕以禮懷遠以德擕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

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内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

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於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魯僖公九年葵丘在陳留外黃縣禪音上載反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

家父音甫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無懷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虙羲封泰山禪云云虙讀曰伏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炎帝神農後黄帝封泰山禪亭亭鉅平有亭亭山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伯夷國也在遼西令支令音郎定反支音神祇之祇西伐

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纒束其馬縣鈎其車世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召陵地也在汝南召讀曰劭登熊耳山以望江漢熊耳山在順陽北盍陰縣東北禹貢所云導雒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若熊耳因以為名也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二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無鄣谷無貯粟無以妾為妻天下皆從故云一正也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

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鄗音臛鄗上北里皆地名也盛謂以實簠簋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茅草有三脊也謂靈茅也藉以藉地藉音才夜反也東海致比目之魚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言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音土盍反西海有比翼之鳥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鸞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羣翔蓬蒿藜莠皆穢惡之草梟不祥之鳥也鴟蓋今所謂角鴟也梟土梟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

公乃止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且曰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又桓公問管仲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于為身中于為國成于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速長德謂恩施廣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絶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

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寛而不陵不虐悍獨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菀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有如此者此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于世也此為天下也又桓公之時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紐胷稱疾紐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悲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歳之食而無百歳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人懸鐘磬之裝裝可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

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有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簴之間管子從之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而立管仲北向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仲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在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

事言脱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懸代謂折斷併歌舞之樂也併除宫中虚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已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强者勿與分於强若救三國是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君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令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縁陵封杞車

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又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強非之即危倍之即亡又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者舌出舌出者棄其身與其身不寧寧棄酒乎桓公曰善又桓公出游於野見亡國故城

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何為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焉

公子完陳公子也為齊工正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為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鮑叔為齊大夫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亡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武子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桓公辟席而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國之社稷必不廢此言嘗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輪扁齊人也桓公讀書於堂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太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太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

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已懐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

士蔿為晉大夫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臣以義讓哀樂為本言不可力屈也）虢弗蓄也亟戰將饑（言虢不蓄義讓而力戰）

里克為晉大夫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

里克晉大夫冢別種也皋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者將軍所制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太子帥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孔叔為鄭大夫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曰不可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其難棄德不祥祥善也齊桓公與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楚不服于齊故以鎮安鄭也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親黨援也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其後諸侯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强也憚難也

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鄭殺申侯以說於齊

宫之奇爲虞大夫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夾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

伯不從是以不嗣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之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太伯與虞仲于周為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周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享有德則見享言物一而用異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宫之竒以其族行去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是年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慶鄭為晉大夫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

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寄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也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强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秦伯伐晉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

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僨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燥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臧文仲為魯大夫魯僖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也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

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祈祝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稻也勸分有無相濟也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公子目夷宋司馬子魚也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降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太姒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公孫固宋莊公之孫也為大司馬楚人伐宋宋公將戰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楚勿與戰也赦弗聽戰于泓宋師敗績

甯莊子名俞衛大夫也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晉
文公重耳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
也善德之建也此三者公之所慎也晉公子善人也而
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
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苟姬未絶周室而卑守
天聚者必武族武族惟晉實昌晉胄公子實德晉仍無
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
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

懼敢不盡心公弗聽
叔詹詹一作瞻鄭大夫也晉公子重耳過鄭鄭文公不禮焉
叔詹諫曰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
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
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亡而在外
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
三也國語云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也儕等其過子弟固將
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

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粢也無成謂死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為成蕃滋廡豐也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殖長所生不疑惟德之基所生謂生黍得黍種稷得稷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耳則當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得基公弗聽

胥臣晉大夫晉文公問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乎陽處父晉太傅陽子也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蘧蒢直者為疾戚施不可使仰戚施㾏者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不能舉重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能亢援矇瞍不可使

視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　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能言者　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音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　僮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闇亂　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贊導也　若有違質違邪　教將不入不入其心　其何善之為言不使臣　臣聞昔者太姒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動也　少溲于豕牢少不溲便也　而得文王不加病焉言易也　文王在母不憂體不變故不憂　在傳不懃處師弗煩事王不慍王謂王季　敬友二虢善兄弟曰友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　而慈惠二蔡惠愛也二蔡文王子也管叔初亦為蔡　刑于太姒刑法也太姒文王妃也　比于

兄弟比親也兄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寡妻寡德之妻謂太妊也御治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而咨于二虢咨謀也度于閎天而謀于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括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諏訪皆謀也蔡公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賢大夫也重之以周召畢榮周周文公召召康公畢畢公榮榮公也億寧百神億安也而和柔萬民柔安也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咨于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恫者也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

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亦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于道也公曰桼夫八疾何蘧蒢至僮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鎛直主擊者鎛主鐘者蘧蒢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不能俯故使擊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也緣之以為戲也矇瞍循聲目無見于音聲則聞使循之聾聵司火耳無聞于視則審故使主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所不能裁用以實裔土荒裔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質性能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已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郭偃晉大夫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矣

歛者史失其名晉人也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歛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歛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文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歛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于小澤則必有

繳矰之憂蚖鼉保深淵厭而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斂者名斂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税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斂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斂所

册府元龜卷七百四十